湖北金石志

宋

開山智海塔碑

佚

開山智海塔碑淳熙二年

求陽志

慕蓮亭記

未見

慕蓮亭宋淳熙丙申知府周頡慕蓮藹夫兄弟因建慕蓮亭李松齡記雲夢尹胡達孝給郎城霜鑿圖鐫于碑陰亭久廢碑亦沒嘉靖丙申修城出其碑于沙土中顏朮有詩記之

安陸志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

佚存叢書集錄人山

天子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入於海也河且南且東至於華陰底柱同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匯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適海之爲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濬於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拔於其羣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於其選也既升則弗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

賢司馬以告於王而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濫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內外高下別之乃克用乂蓋人才皆由此出也今之天下爲里若干而屬諸鄉爲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上之積石岷山導之則九國受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大哉公來爲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賴哉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名聞閱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屍於州縣大不施於朝廷士奚怍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於民有父母之道於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廩夫官也德足矣位

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爲美俗也於是役興而民
雖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
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
惟公所學是資也於是工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
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
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詔不忘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知本也夫於是以時釋菜於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
之德以爲天而后某爲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
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
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董君惟新
萬君鈞陳君勛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
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王質撰淳熙四年金石存佚考

富池昭勇廟記佚據雪山集錄入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者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爲秦丞相王遠祖也某爲吳尚書某爲會稽令者王子也某爲吳太子太傅某爲晉鎮南大將軍某爲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敦之難於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曹公於烏林於濡須獲朱光於皖城遏張遼於合肥走關某於益陽解曹仁於南郡禽黃祖於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興雨澤救生靈於元豐于建炎于紹興于

陰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黃祖皆弗克終而其陰有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歷陳歷隋歷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陰功密澤者於是以王爲襄國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襄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宗皇帝錫之也以廟爲昭貺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士臧歸真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卜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靈顯王者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興二

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關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將軍於吳公於開寶增號於元豐王於宣和一再增號於建炎又增號於紹興嗚呼吳於王厚宋於王尤厚也順佑柔懿凡兩夫人小君若女也紹咸紹靈凡兩侯尚書若會稽也建炎四年劉光世之請也嗚呼吳於王厚宋於王尤厚也吳所以興者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使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禽關某使關某卷襄漢而上吳必亡其禽之者呂蒙也不能御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御之者陸遜也不能取黃祖使黃祖據中而立吳弗興其取之者王也晉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之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王之

言曰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淺才劣不可後操圖之宜先取黄祖進據楚關漸規巴蜀此二策者吳所以興也漢帝之興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廬中之辭也吳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荊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肅陸遜班也陳武凌統黄蓋蔣欽非其班也後王之沒千餘年始與史氏辨正而著王之等夷為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

按圖經王曾為偏將領陽新下雉縣令在郡西大帝取以為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為西陵太守領二縣陽信在隋為富川又為永興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者為西陵之後易領陽新下雉上按武昌下控潯陽未可知也按圖經王曾侯溧陽鎮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曾屯富口屯半洲不及富

池疑圖經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即故下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於千載之上難也可以闕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之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除殄北狄永清中原共躋登茲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

陵谷兮疊爲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渝金支翠旗兮常新波濤沸兮簫鼓龍吟兮蛟舞瑤簪兮瑱珥江妃兮漢女戹動兮星流袂舉兮雲浮格澤欃槍兮播落蹴踏虛空兮百萬之貔貅厲鬼驚兮疾走飛沙兮石吼玉劍兮不鳴天河兮無聲萬億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穀我兮綏我淮之右兮江之左綠荆揚兮提封惠澤兮穹窿赤縣風塵兮蒙籠揭龍旂兮

在大宮談笑汎掃今正帝位於天中有詔臣某今汝其爲王頌之拜手稽首曰臣其敢辭

宣池昭勇廟記王質撰在興國州金石存佚考

江陵府曲江樓記

佚據朱子大全集錄入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揚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歎曰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傾然

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歎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歎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

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旣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曲江樓記朱子撰淳熙六年金石存佚考　按南軒集有與朱子書云少懇北對郡學有閒　城門出在江湖舊有門目思波在近處久塞今移於此綠舊學出門郎廟粘今鳥閣闊氣象甚佳因爲樓於上登覽遂爲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諸張曲江來爲長史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以名之欲求尊兄爲記幸不惜筆以爲此邦形勢之重樓之下卽是白水河河之外卽大湖漆漆之外卽荊江如高沙湖之類皆在指顧以至峽州諸山亦隱隱見於實木之外也以記中有次第敬夫本語云云因并錄之

明悟大師塔銘

右正書
在隨州

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第十一代住持傳法覺照惠空佛智

明悟大師塔銘

承議郎權發遣隨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屯口

事借紫張淵撰并書

夫野人之居于深山所與游嬉而燕息者草木之臭味麋鹿之資性適其所自適而已其於身後榮名與王公大人借勢以爲光寵不惟地偏事左非其所便利而其世故緣法不相關涉莫或夢想及之也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第十一代住持傳法沙門慶顯蜀之廣安口族姓王氏雖本儒家子幼不爲聲利起念因誦十二時歌至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而今誰動口豁有深省出家從長老惟鑑學以鈔疏口非究竟惟

益令參大死卻活之句既打作銳然發憤參敏什方嘗詣泰
佛性佛性善熟視之令參堂未幾佛性圓寂徙詣果月庵詰
以一雙鴻鵠泊地高飛兩隻鴛鴦池邊獨立凡二年針芥不
相投值月庵赴怡山招禮師乃詣天童見宏智覺禪師一見
心服然當機不發閱三年滌夫宏智指示云了見吾叔淨嚴
遂當為了事師奉教徑邁大洪始至淨嚴問云今夏離什麼
處師云天童淨嚴云曾見水磨否師云見淨嚴云左轉邪右
轉邪師云阿轆轆地淨嚴云活頭漢師云非但某甲佛祖亦
然一日隨眾入室淨嚴問仰世界即是覆世界覆世界即是
仰世界汝作麼生會舉未竟師於言下大悟因轉一匝去淨
嚴把住云弄精魂作麼師云波斯人大唐淨嚴云汝可歇去
師首肯自此日就月將作用綿密又三年賢洞山補處淨嚴

道師□贊臨岐付囑曰汝善護持他日孤峰絕頂建大法幢
亢吾宗矣夫淨嚴人天導師許可如春秋直筆師游歷諸方
不爲苟且直得大死更活一日同時啐啄如風雲感會嗣淨
嚴法□住大洪由京西師漕淡東守倅共論薦之朝廷下省
帖照應舉請益自師始也師壞色以爲衣糲粱以爲食空苦
寂滅□□其學力於曹洞宗自明一色邊事夫既死灰其心
槁朽其形以法語爲夢語道號爲牧蛇其於世泊然無所起
其於塵欲淡然無所喈視榮名貴勢何有於我者夫孰肯措
心積慮拚援傳會僥一日之幸求快其志爲哉然而縉紳名
流參敬以求開發聞望日隆檀信日盛獨坐洪峰孤絕之頂
方來雲衲輻輳鱗集法幢果大克建蒙恩頒降覺照慧空佛
智明悟大師凡八字由是牧蛇之聲徧滿江湖轉轉聞上表

其真實義諦夫既光明盛大矣東宮爲之親灑翰墨作牧蛇庵三大字以標榜叢林此蓋前輩衲僧遺迹當世得未曾有也山中徒弟揭之塔庵牧蛇行要四方知歸焉且其說曰三界虛僞惟是一心離心則無一切境界相狀太虛本無相狀萬象豈有根源奈何末世衆生遂失正念俱受輪轉蓋由三毒蛇之所噬齧五蘊相之所奔馳隨聲色中逐流忘返多矣且牧蛇之意其義謂何以眼耳鼻舌身爲蛇耶以心意識爲蛇耶以髮毛爪齒爲蛇耶以森羅萬象爲蛇耶若以眼耳鼻舌身爲蛇者則色聲香味觸如幻化如影象如空中花如芭蕉□若以心意識爲蛇者則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爲伴侶妄想所成大圓鏡中無如是事若以髮毛爪齒爲蛇者則四大之聚沫如鏡□之微塵動靜去來風□□轉若以

在覺萬與靈蛇者則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如是觀之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其中閒誰是牧者是固牧蛇老人所以爲人垂示云附人之入乎其中發真口源知所自牧所謂雲裏盧花無塵無對山林朝市誰往誰返條來之利名彼將何自人也一時名公卿有若丞相虞公郎中陶公殿撰陳公右司丁公皆當路主司者一見而忘勢交之出口爲之其在山中天龍鬼神佐佑靈濟而出雲雨見怪物者[]師稱讚咸增崇秩嗚乎此非必勢諸名卿以相提掖唯其德盛仁熟誠之不可掩婉夫草中之蘭人服媚之以爲國香決非掎援傅會所得也師住世年七十八坐夏臘五十三受具弟子宗伯而下二百餘人宰堵波既成宗瑄宗逵求銘于余凡二年其求愈力不可但已也銘曰

說法大洪　多曹洞宗　懿厥牧蛇　宗通說通
孰駕其說　鄭星卿月　天宮帝子　爲綸爲綍
牧蛇一時　名振宗師　曹洞如綫　孔□大之
實爲學徒　佩服師皋　一色邊事　有鄰不孤宋
寗熙九年壬寅秋八月二十四日小師宗璸宗遠等立石

明悟大師塔銘張淵撰行書清熙九年湖北隨州寰宇訪碑錄
馬寨石碑在隨州大洪山連額高七尺九寸寬二尺九寸
題大洪山崇寗保壽禪院第十一代住持傳法覺照慧空
佛智明悟大師塔銘第二行題承議郎權發遣隨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營田屯□事借紫張淵撰并書末行題宋寗
熙九年秋八月廿四日小師宗璸宗遠等立石額正書大
洪山顯禪師塔銘八字碑云慶顯蜀之廣安人族姓王氏

木大備家子自幼奉佛後趨大洪禮淨嚴師遂獨坐洪峰之頂蒙恩頒降覺照慧空佛智明悟大師凡八字東宮爲之親灑翰墨作牧蛇庵三大字以標其叢林此得未曾有者也其時丞相虞公郎中陶公殿撰陳公左司丁公輩皆志勢交之云云按宋史隆興三年虞允文拜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元年薨又紹興十二年狀元陳誠之以時證之丞相者蓋虞允文也殿撰者陳誠之也陶丁二人無考湖北金石詩註

文選樓記

佚據襄陽府志錄入

淳熙九年夏六月詔前禮部侍郎齊公鎮襄陽越明年敎條既定甿俗知勸邊鄙不聳民恬以嬉公於是搜訪古先哲人

道風軼跡隱而未著者以寓遊觀得梁昭明高齋故址於譙
門在西古城上按圖經昭明常集才士劉孝威庾肩吾輩凡
十人著文選號高齋學士南史載昭明生襄陽五歲讀五經
悉通諷誦高齋之號或者其於是歟後人即其址爲齋歲久
撓腐揃於遂甯公命撤而新之齋虛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
周覽無礙其西爲楚山蟠蜒扶輿而環翠屏勿出數峰蒼然
秀色遠與天際浮以清江盤以白雲纖穠去來瞬息百態其
南則鹿門峴首屏隨踵接橫闌几席若將俯而有之凡樵夫
牧兒步上下山皆可指數於煙霞杳靄之中近而里閭樓觀
萬瓦如鱗方春草木搖颺雜以丹碧市城雉堞迴環璀璨鑿
鑿照人憑虛而望者不臨流不適野而得大觀雖古今盛衰
興廢或者不同而山川高下之吞吐烟雲朝夕之變化闔千

哉如一日者因有焉此昭明所以飾爲齋宇以處其徒廓其見懼其書而公爲之激昂慷慨尙友昔人挹其風於旣頹也始公以人物議論被上眷知入爲監察御史疏十事譏切時病當上意遷太常少卿日趨經筵益陳治道上以公所學爲有用不數月而三遷其官公於斯文誠有大過人者猶惓惓於文選何哉昔李善皆文選之學積其注爲六十卷李德裕家獨不置文選謂其書爲不根好惡所在二者俱失之偏惟公忘言於敗擇而涉取其精華發爲斯世之用公蓋得其全者歟新其齋而表出之昭明之遺緒公而不泯矣公名慶胄字子餘青社人云

文選樓記陳棋撰淳熙十年在襄陽 金石存佚考

鄂州社稷壇記

佚　據朱子大全集錄入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舊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汙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書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址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址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

分而去一二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發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乃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

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遺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令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行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皆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

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農學勸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敎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碑朱子撰淳熙十一年在江夏金石存佚考

鄂州張烈女祠堂記

佚據鄂州小集錄入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勅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張氏鄂州

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耶師乞割其咽未卽死猶抒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願來爲州訪聞所表烈女處中吏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多在焉歲時拜掃必至所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別其氏族而定其配偶粲然有章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也起於逕居之小人不勝血氣之私浸尋非禮以至失身喪偶亂倫滅類者何可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之分不背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有異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大丈夫之事也哉故以匹婦之微而齒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閻之下

而揚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尊其藏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魄泯泯不靈更考其初則生相遇也死相隨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於念慮操舍之間雖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爲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訓靜動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强暴之辱又亦出於風詩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爲召南貞信之詒是可

歟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爲吏者思擇令典以示民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之人知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爲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婦人女子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爲其難則凡平居修飾毋失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勉云爾

鄂州張氏烈女祠堂記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端良撰文淳熙十一年二月甲戌在江夏 金石存 佚考

觀頤視履四大字

存目 在蘄州

觀頤視履

觀頤視履四大字淳熙乙巳仲□趙不迹爲潘□書蘄春三角佳山京宗瑞上石 金石錄 按四字蘄水志以爲趙不迹書蘄州志以爲潘震書實則

趙為潘作也不速宋太宗六世孫漢王元佐之五世孫贈通奉大夫見宋史宗室表太宗與太祖魏王諸子本同德字太平興國八年乃易己子德字為元太祖德字下曰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十二派太宗後元字下曰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十二派魏王德字下曰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大十二派蓋太祖太宗魏王子孫并極繁衍支子者下各以一字別其脈穆云

醉吟窩銘

侯蔭大冶志錄入

大江之濱巉巖百尺有巷斯阿綽乎容席隱者盤旋賓筵憩息真樂攸生用勒於石淳熙十二年四月建安李初度銘

醉吟窩銘瑞山江上古有隱君子居之石上勒此銘大冶縣志

加封濟英王勅

存正書在當陽關廟

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為神明亙古今而不朽荆門軍

當陽列稱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册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於焄蒿悽愴之間英烈儼儼可想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者特顯爾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勑如右牒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加封英濟王勑正書淳熙十五年碑侚存 金石存佚考

江陵府修城記

佚撰水心集錄入

太原劉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衞國趙公之所爲也公在荊六年不趣令暴興簡紬細苛壹於無事緊捲邦依障是急逾大力難爰集茲緒卒

有功庸爲方鎮首冢銘史册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某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既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予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茭蘆遂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頹塹茭補莫續驢馬之馱可徑門闕之闕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廣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幾葦子城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思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請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回請詔許焉錢二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

成於十三年七月為埤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而道備凡捍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徐步出入而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江大陵廣野之中環城以馳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戍守也天子遷趙公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子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吏慢因循以為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動眾以新無益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卒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鑒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為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閣公之欲記豈

獨以明趙公之絕識所以示聖皇諸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蒼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江陵府修城記葉適撰紹熙元年在江陵金石存佚考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佚據朱子大全集錄入

應城縣上蔡謝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

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
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
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尤指窮理居敬爲入
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
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
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登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
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
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
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尙可
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
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葬爲邱墟其條教設施
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

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旣新其學乃卽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于與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志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淒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沒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于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朱子撰紹熙二年十月

金石存佚考

重興巖頭寺記

未見

重興巖頭寺記舒琬撰紹熙二年立崇陽志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佚據朱子大
全集錄入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于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聳動世俗之耳目則又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今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夫子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

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厯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係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讁蔑於斯時也苟無遺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尙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

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說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其論之不凡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興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黄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朱子撰紹熙三年金石存佚考

蒙泉二大字

存正書在荆門州

紹興壬子鄱陽張垓書

蒙泉

十月旦日臨川陸九淵立

蒙泉張垓正書紹興壬子十月旦日湖北荆門州〈寰宇訪碑錄〉

馬案石碣石高七尺寬四尺四寸鐫蒙泉二字字徑三尺

前題紹興壬子鄱陽張垓書後題十月旦日臨川陸九淵

立案宋史陸九淵傳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嘗講學於象

山因以爲號其時京南觀察使張垓行部至荆大書蒙泉

二字子靜刻諸石者又嘉定間東平劉無欲篆鐫蒙卦於

崖石今無存矣又黃魯直書蒙泉二大字久失明萬曆間

知州宮順阮上卿重摹勒石與黃一元書蒙泉碑二字碑

分列張垓所書蒙泉碣左右上覆以亭亭前有池即蒙泉

也源在象山之麓從石罅湧出成渠環城三面至東門北

流宋熙寧中翰林學士彭乘知軍事於蒙泉北析爲三沼

並引至竹坡河東注於漢水入江此水亦水經注所未載

并及之湖北金石詩注按紹熙或作紹興非是

噴玉亭記

存正書在荆門州

蒙泉極湖陰之勝自唐李德裕以下前題後詠實在崖壁類以毓金蘊彦珠玉與泉之清泚爲美自方沼而南泉徽西行有亭跨其上古柳在旁勢若卧龍泉絲沼以出瀉爲曲澗徐折而東惜未有表而出之者紹熙壬子八月都陽張垓衣繡行屬部至是慨然歎曰蒙泉佳處獨在是耳渟爲泓溢爲沼孰處無之非過風號雷厲霜飛雪捲亡以見其奇迺命工增葺其亭環以巧石徙巨石屹立中流以助洶湧泉益有聲終日潺潺如在三峽之上石間奔迫激射宛若噴玉於是以噴玉名亭且親灑刻石又從而詩之與郡守陸九淵夜坐亭上

林木既靜水聲愈清顧陸公曰不如是亡以見金聲玉振之
意是夕不雨而水益溢非公有以發泉石之秘而山靈亦爲
悸豫邪自是驟增佳致來觀者益眾憑闌臨流神思蕭爽久
而忘歸日薄西山暝色入座舉杯以邀明月竹影零亂水月
相照寒光逼人不覺身在冰壺中矣憶石之景亙古猶今昔
人不知領略則若背馳而不相親今自公表而出之泉鳴谷
響沫飛濤湧無非奇趣蒙泉諸景孰勝於是哉公龔吳園先
生之後凡事綽有餘裕然不以聲勢自居單車行道從者
無譁田野間值父老輒下車問疾苦遇佳山水處且行且詠
以酬景物暮宿郵亭率然燈觀書至夜分乃寐平居以誠信
自持有禱輒應時秋雨妨農收默禱於蒙泉玉泉隨即開霽
所至多平反不動聲色而闔郡清肅又能從容指顧其題品

及于泉石與夫仗鉞特斧之威擊搏摧裂所過撼動者氣象

固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公名垓字伯信

噴玉亭記長林令汪振撰紹熙三年在荆門州金石存佚考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序〈闕傅嘉慶十七年重立在江夏〉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別也世變

俗衰士不知學挾策讀書者旣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利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敎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矣鄂州州學敎授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鎭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代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

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庠士之羸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並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其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于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禮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朱子撰紹熙四年碑久佚嘉慶十七

年湖将馬慧裕重書教授熊士鵬立按朱子續集有答蔡季通一條云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敎朱特時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是歳文公年六十四而陸子靜已於去冬十二月卒于荆門軍矣錄附記後用以知立言之謹衛道之嚴而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爲誣誣而失實也金石存佚考

洪山磨崖

存正書

在江夏

山固多嘉木由翦伐無時使不得蕃息以軍營視此實爲主山乃禁樵採封植養護則大者挺然干霄小者叢生攢立矣

因邱山之陽得勝處偶拾餘材架屋爲閣榜曰東巖取其石秀而木茂者又得數所曰雲根雲扃伏仙飛雪棲霞半霄清嘯爽塏若峨巖翠屏堆雲獅子峰此又狀其名而名之也奕局琴几石鼓筆牀因其天成稍加斲削循山之巔至黃鵠亭仍夾道蒔松俾異時交柯結蔭與東巖相爲表裏後之來者願不以人廢閣成於慶元初祓重午日將右軍河陽趙湒清老謹識

洪山摩崖慶元元年趙湒識康熙癸酉邑人王以寗登眺洪山洗剔積蘚得之金石存佚考

趙湒壽字跋

存正書在江夏

壽

隸書

有士大夫政和甲午歲游獄見五華洞石壁上有壽字體法不凡人莫能識乃以千錢募工人得紙本以歸因刻石以傳世新定趙史君茂嘉復摸于郡齋適偶得之不敢藏於家刊諸東巖石上期與好事者共之慶元元年乙卯歲中秋日河陽趙□謹跋

壽字跋趙□磨崖書慶元元年在寶通寺後嘉慶己巳偕門人劉自堂剔蘚得之金石存佚考於跋上存不數字乃錄存佚考文以諗俗人不知寶貴舊刻殊可歎也

象山慶元題名

存正書在荆門州

□□□□□自□過荆道出玉州訪蒙惠二泉約米□森張

方□恍然□我飛來冷泉之上信可洗心也行過汲汲三歎而□諸石時慶元初元仲冬十有八日

象山題名慶元元年在荊門州佚金石存

馬案右宋慶元元年磨崖題名行書八行行七八字不等現存五十一字因第一行磨滅失題人姓氏其所約米張二人亦無考在荊門城西惠泉亭後石壁湖北金石詩注

程九萬詩并記存正書在襄陽

□□山舊有陽臺洞臺天闕戎帥新加葺修復搜抉兩旁之秀爲棲霞爲嘯月爲翠几恭豪盡發茲山之秘旣成約譜及余來觀相與歎賞久之獨恨未能引泉耳戎帥欲余語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記并題崖壁帥守池陽程九萬鵬飛書漕桐

鄉宋致知仲格戎師河陽趙滔清老云時慶元丁巳端午日其詩曰蒼巖絕頂俯臨川佳處潛開小洞天琴几恭臺誰是伴霞棲月嘯恍如仙□山□□多石□□□□引泉獨取懸崖□□□□已自□蕭然

峴石寺摩崖知襄陽府程九萬書舊府志稱峴石寺後有棲霞洞嘯月亭然不言始自何代與夫作者姓名搨得摩崖書乃始悉其始末程九萬以慶元二年募工修築鄧城永豐堰見宋史河渠志其所謂漕者謂運使也乾道八年湖北京西轉運置司襄陽見韓世忠傳趙滔以開禧二年兼知襄陽府事蹟見趙萬年襄陽守城錄其稱戎帥意是時但爲都統與舊志職官并遺此三人失考金石存佚考

望楚山程九萬等題名

存正書
在襄陽

池陽程鵬飛河陽趙清老慶元丁巳重九日同來

池陽程鵬飛題名慶元丁巳重九在望楚山摩崖金石錄

楚巖二大字

存

楚崖

楚崖二大字亦趙清老刻附於慶元間金石錄

程九萬修大隄記

存正書
在襄陽

襄陽自昔有大隄迴環重複逾四十里歲久不繕日就隳夷

慶元丁巳秋七月漢水暴至隄不没者纔一二尺由罅漏而

入者數十處未幾水平安撫徽猷程公用是力請於朝願增

築之且屬都統領衛趙公專總是役十二月命下卽相與選
□鳩工度材計□□□經始於明年正月八日丙午訖事
於二月二十八日丙申凡用工一十五萬有奇□公欽承上
旨日往程督□授手畫揃勉勞來而□公復與□軍□中許
公時加□□故士卒樂爲用□□□□□□前此□□□□
□以隄防□□□□□其廣□□□□□□重城吾□□□
□□矣□□□□成之日甃□□□□□□董二官□□□
兵馬鈐轄□□□□□王享王□□□□□黃隆范選□□□
□王欽草忠□□□討議官陳謙□以紀歲月□□□□
始末□

慶元四年摩崖凡四十行行八字後十八行在襄陽南三
里山麓石理皺裂行缺三四字或五六字以志修隄歲月

即今所謂救生土隄者也宋史河渠志淳熙八年襄陽守臣郭杲築救生隄爲二牐一通於江一達於滾水涸時導之入滾水漲時放之於江至是已十六年復增築之舊志遺而不錄殆搜采所未及與金石存佚考

按慶元丁巳安撫徽猷程公即池陽程九萬都統領衛趙公即趙淳也

南烏崖三字

存篆書在黄梅縣

大宋慶元四年夏小山沈百藥書

南烏山崖

里人王仲琦觀落筆僧了□立石

謹案右摩崖南烏龍三大字字徑一尺八寸左題大宋慶元四年夏小山沈百藥書右題里人王仲瑄觀落筆僧了口刻石俱篆書沈百藥無考王仲瑄登崇[寧]二年癸未進士官翰林學士見縣志黃梅縣東北五十里即南山也　錢辛楣先生云慶元四年距崇[寧]九十餘歲必非一人恐縣志誤爾湖北金石詩注

趙[湆]野祭題名存行書在襄陽

慶元己未寒食日率兵將官以下徧祭戰歿將士于巖亭之野酹酒焚幣禮成而去清明日復攜家來此遙睇　松楸用修時祀河陽趙[湆]題按右趙[湆]野祭題名在襄陽縣南二里山麓[湆]字清老望楚山洪山均有其題名

封鄂州江夏縣八分山靈濟廟嘉澤顯應侯勅

存正書 在江夏

朕感雲漢之詩軫悅亢旱推桑林之禱徧及羣神凡有感通率多表異睠彼蟠龍之窟實依飛錫之泉時霈甘霖以起焦槁蘇千里更生之意慰九重念遠之憂宜載錫於徽稱用申加於寵命倘蠲□烝益暢靈休可特封嘉澤顯應靈惠侯

飛錫泉在八分山昔駱禪師飛錫騰至泉所因建道場雖久旱甚雨泉無盈涸明統志

封鄂州江夏縣八分山靈濟廟嘉澤顯應侯勅慶元六年十二月在江夏縣東南五十里金石存 佚考

勅後記

存正書

鄂州江夏縣八分山有龍潭焉自唐貞觀以靈建祠屢禱屢應崇寧癸未耆老請於郡聞於朝錫廟號曰靈濟厥後歲鮮饑饉一方德之滴熙丁未始封嘉澤侯紹熙癸未再加顯應二字慶元庚申夏旱詔郡國精禱尚書郎總軍饟林公□□□攝州事奉命虔祝□蒙感格大霈甘霖四郊霑足遂成有年即匃加爵復增靈惠爲□□綸言表異寵渥載新□□神休千里懽□壽諸樂石用詔方來越明年嘉泰春三月

勑後記無書撰人名氏嘉泰元年金石存佚考

新賢祠記

存分書在應山縣

歲慶元上章涒灘□□□□月□大呂元英將歸餘日惟五

有一力自應山□者令君所遣人也手把歐文忠逮處士墓

述張右史四賢堂記二碑軸與書而三書之言曰本朝二宋二連公皆應山一時人舊有祠於法興僧舍西廡右史所記□在然□□隘庳像設亦寖漫漶不圭竊懼弗可更久相地於寺之西南隅築遷焉今既閱歲念有以諗來者子雅故幸有述焉以遺之僕惟繕治緝飾之事今之君子□力於斯者志之所致未必皆出愛人樂善之誠心有鈞於其間多矣鈞必有餌以其□為餌僕以故□不喜聞況使刻畫侈張之不惟不敢亦不暇若今君僕知之篤□而文在官嚴於自律不表襮不巧求取術術然□君子也斯堂之□□非鈞具而四公寂寂□非為可餌者固僕所喜聞而樂道與平時持以待人者有間矣於是為之詩詩曰

猗歟四公棠棣之華秀萃一時茂與兩家宋公翩翩郢不相

鮮九萬里風背負青天連公戾契淵冰激結達而覽躃砥礪其節其光[illegible][illegible]追維平生法興是儀邑人□思右史之詞雨落風協歲環幾經築□持室□□令君令君勤民民燕其德振滯補弊此爲居一□時四公序集其□生氣津津冠佩有光□之爲政崇德尚賢居今稽古介佐有爲君系隴西紹祖惟名嚴起作詩用輯利聲敢告無止勿替其□嘉泰改元仲春月二十三日立石

馮案右碑八分書額殘闕存山縣新賢堂記二行六篆字題□奉郎□□領建康府戶部□軍□庫所主管文字賜緋魚袋湯巖起撰并書碑文十五行行三十一行字字徑八分末行題嘉泰改元仲春廿三日立石十一字此碑與前宣和五年所立四賢堂記碑同埋城南土壤中紹基訪

得之俱移置於應山縣學賢良祠內湖北金石詩注

新祠應山令李紹祖所建文中不舉其姓名而於詩見之蓋亦所謂簡而有法者金石存佚考

隍城義塚記

存 正書 在京山

余少從軍往來襄漢每見隍城寺西山石特異徘徊登覽疑有佳處紹熙壬子治兵越郢縱步山間多嵒盤旋寬若空居內有小穴塞以塊石去石俯入乃一大洞虛明秀潤可容數百人今使君王公之適楊以壺天遊者詫勝寺僧紹洪於其側搜剔叢翳得小洞三中多遺骸因而有感遂開鑿大洞中尤不可勝計詢之父老以爲建炎初羣盜蜂起以人爲食悉掠吾民貯之洞中饑餓枕籍而斃嘉泰辛酉冬余被旨視邊

道經隍城洪具以告因命洪聚殖高原名以義塚捐俸命僧誦經施戒庶幾各俾獲遂生化嗚呼吾國家愛惜民命如護元氣不忍一毫重傷之豈意遭時異變而無辜民魚肉於羣盜之手可不痛哉想夫風雨晦暝霜露慘淒驚魂悸魄出沒崇穴無所歸宿繼今以往所謂依草木以爲形象狐狸以爲怪者當不復有矣然義塚之立蓋傷其無辜之意非曰作緣事以徼福云是歲十二月記

隍城義塚記趙洒撰嘉泰元年十二月在京山縣金石存佚考

楊輔等□楚巖題記

存行書在襄陽

嘉泰二年重陽日郡太守楊輔嗣勳轉運使蒲叔獻勉道都統制毛致通亮之曉登漢皐□楚巖晚飲洞前東望鹿門西

俯紫蓋諸峯漢水繞出其左右撫昔人之遺跡知茲游之爲勝絕也按楊輔等題記在襄陽南三里山之王蟠洞未見著錄楊輔史有傳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官至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詮莅惠史言其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而不詳何年陶勳嘉泰元年上泉寺題名云余守江陵之四年徙襄陽是其知江陵在慶元四年徙襄陽任嘉泰元年也蒲叔獻南部人舉進士爲成都曹百姓歌曰運使姓蒲民力可蘇召爲宗正卿韓侂胄用事遂請去時論偉之見爲其續語侂胄用事在開禧開其爲湖北轉運使當在成都之前

任希夷詩

未見

任希夷詩嘉泰癸亥上元日吏隱齋書崇陽志

興國新建軍學門題記

存正書在興國

迪功郎軍學教授閩人謨撰

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
魚袋桂如篪書
修職郎前黔州□□參軍□□□篆額
興國學宮徙於城西自乾道庚寅始也然古剎障前氣象陋
塞而廟學共爲一門往來憧憧弗敬弗肅非所以明制度示
觀瞻又學之路傍并民居既迂且狹負笈之士未免循牆而
趦趄蓋越四十稔而莫能易也大理丞虞公爲治之明年政成
人和年穀再登事無大小次第畢舉一日奠謁顧謂模曰教
化者風俗之機學校者教化之源茲郡守之先務今路之興
門士久以爲病可不釐而正之乎卽日捐粟於廩出金於帑
命模庀事督工由殿而廡傾圮者興漫漶者飾於是相厥陰
陽度發宇之宜而爲門復出公田易浮屠之地以爲隄門之

爲屋三間修三尋廣如之榮二尋一仞隄之爲路袤八十步廣三步一仞命工以庸值役力以農隙民不告勞官不耗用皆成於公經畫之妙而得於公撙費之餘偉哉門隄之成也面揖三峰下瞰平湖岸柳荷蓮左右映帶見者改觀方領矩步委蛇其中者莫不歎昔謀之難而今成之易也合辭而進曰是偉功美績有待而成願有以壽其傳庶足以侈廣先生莫大之德予告之曰輪奐之美版築之工是特外觀云耳若乃漱芳潤挹菁華梏桁乎內心之學者盍知所自勉乎故凡出入是門由行是路者當思所以閑放心距非念屏紛華之好趨正大之學宮庭可守而戶牖不可開正途可趨而邪徑不可蹈由是而升堂入室由是而舞雩詠歸則千載之下洙泗遺風槩然不墜是邦侯之所望於爾士爾士無負於邦侯

者將於此乎見矣嗟夫士習之勤惰固繫乎學校之興衰學校之興衰又繫乎郡政之修廢今雨役甫成近而屬邑遠而旁郡之士皆于于然而來嗣茲以往儒風日盛人才輩出邦侯興學之功德久而不磨矣諸生請誌於予敢摭其實而勒諸石馬公名杭孫太師忠肅維國公之哲孚也嘉定七年四月旦日

興國新建軍學門記迪功郎軍學教授閩人諶撰奉議郎知新建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桂如篪書修職郎前黔州□□參軍姓名缺篆額在興國州學金石存佚考

蘄州惠民倉記

佚據西山集錄入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如始至日城郭完乎有司以

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
司以之告則命爲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旣又曰吾城堅而械
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者寓于埜者教
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
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
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菑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
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民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
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爲二千石于此而奉養齎
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
還以遺吾毗也時會而月記之泉之在官者歷有餘歲幸比
登粟之在民者亦僅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
幸告儉則以減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迺備僚

吏之材者佐厥事凡樂輸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縻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蓋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獎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恤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覈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

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

蘄州惠民倉記真德秀撰嘉定十三年正月金石存佚考

鄂州重修北榭記

未見拓本金石存佚考錄人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繇元祐改作元符末修水黃公發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在子城之巔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牓厥後遂官名人稍有爲賦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棟宇隘庳日就圮廢或顧省一夕大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曆不可復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陁榛莽蒙翳狐狸所窟虺蜴所蟠於是昉議更葺先增甓北隅袤二施崇

三丈有奇南袤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樹屋闕而大之敗檻腐桷悉易以新既成宏敞嵬巍與南樓嶷然相望始於一郡而勢為稍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為尤宜嘗試相與憑檻迴睇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鄖杜安陸諸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漭漢河之縈迴皆可目畧而指喻羣鴻匹鵠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暇日倘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溳澨山如內方大小別雖邱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殄其遺跡猶可識訪而考求邾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標特淺淺耳庾元規志矯才輕亦弗克有

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存南北强弱係焉以見
昔人爭戰之力不爲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
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畫卷舒伸縮之中況郡居全
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荆州之
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
若合符節而宋何尙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實
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使兵力接故邪抑嘗據此論之若昔自
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因陸法
和之敗郡雖嘗屬高齊蔡容儼死守半歲雖拒退侯瑱等然
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捍淮南之侵
朱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訖爲淮南將劉存
所克身殞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邪抑或彼或此

亦存乎人之固囿智略如何耳夫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與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于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賦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景物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思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諳積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宏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逸其臨眺豈但以逸其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樹之廢興似無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遊觀之爲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甲申三

月丙午眉山李寔記

鄂州重修北榭記李寔撰正書嘉定十七年湖北江夏寰宇訪碑錄

馬案右碑今在黃鶴樓後斗姆閣下高五尺六寸五分寬三尺二寸額篆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寔記共二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按陳述知楚會存書云郡署之右巍然峻起者北榭也建自宋元祐時為僞漢陳友諒鼓鑄之所北覽居民鱗集郡守蒞政之暇偶一登臨見拮据之斯民惕然省刑減賦黃啓直有詩張安國有扁李燾復建有碑今北榭雖焚前人可念碑云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緣元祐改作元符末修水黃啓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于城之顛在郡公堂之後不知

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牓厥後達官名人猶有爲賦詩者碑立於嘉定間當時不知何時建立所謂元祐改作及魯直詩俱指南樓述知所云當是因碑文而誤也李熹碑今亦不見疑亦是李㙜之訛又案考工記摶埴之工二說文埴從土直黏土也㙜字卽埴字之俗

錢辛楣先生云李㙜蓋之子湖北金石詩注

御書訓飭士子碑文

存正書在興國州

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繫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尙澆漓文氣卑口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谷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副

予垂意惟爾之休

御書訓飭士子文正書寶慶二年在興國州　湖北金石錄

南漳縣御書閣記

右山書　在南漳

南漳縣學新建御書閣記

分書

恭聞古昔盛時黨有庠鄉有校絃歌之聲蓋洋洋乎盈耳也周衰學校廢弛青衿佻達於城闕詩人譏之漢唐號善政而及於化者文翁興學於蜀私遣學者詣京齋蜀物以遺博士昌黎興學於潮自命進士趙德爲之師郡未設學況一邑乎皇朝藝祖開基五星聚奎識者以爲文明之會慶曆開詔郡皆立學邁漢越唐蕩如三代之風然詔書時下郡國而雲漢

之章猶未昭回於萬里也聖上纂承丕緒作新斯文訓告丁
寧郡縣浮崇雅學自首善之地繇郡若郡若縣而堯言布於天
下矣縣或左支右吾摩牂他務聖謨普頒往往藏諸夫子廟
癸受那專未足以奉揚休命也南漳古稱壯縣後兼中廬而
治之承平密邇畿甸南渡以來始距行在所四千里中更開
禧邉烽倣擾積古禮文之事多闕焉制使大學侍郎陳公選
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來令茲邑下車未幾首飾先聖先師十
哲像且繪七十二賢於兩廡修明倫堂闢進德復禮二齋請
沒入官田以贍生員今又從公校之堂新宸奎之閣輪奐翬
飛過者肅敬夏五月經始冬十一月告成費錢一百一十萬
米三千斛是舉也分闔制者體九重之意分邑寄者體十連
之意第第相承以躋登茲繼自今肄業于學之士當知文約

於禮識先於藝宿道嚮方粹然一出於正則斯閣之建所以相淑者甚厚豈徒爲一學觀美而已哉君沅人也父安民擢乾道己丑進士有莊鄉詩文行於時君家傳其學三仕爲令君能以儒雅飾吏知所先後如此可尚也夫紹定三年十月旦迪功郎襄陽府南漳縣尉李嗣伯謹記并書進義校尉襄陽府南漳縣西尉兼司學權趙申題

新建御書閣記李嗣伯撰正書紹定三年　湖北南漳　寰宇訪碑錄

馬案石碑高四尺六寸五分寬二尺七寸七分額分書南漳縣學新建御書閣記雙龍環其上及兩旁前書記記畢即接書紹定三年十月旦迪功郎襄陽府南漳縣尉李嗣伯謹記并書進義校尉襄陽府南漳縣西尉兼司學權趙

申題申監學長度時行輸巨本直學喬必大□羣□叢器□叔道並督役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九字字徑九分中云制使大學侍郎陳公選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令漳邑下車未幾即建是閣陳沅人也父安民擢乾道己丑進士第有並鄉文行於時皆具記中在南漳縣儒學湖北金石詩注

興國州學亦有之記中所謂黜浮崇雅即御書中語金石存佚考

叢蘭精舍記

存元至正中刻正書在江陵縣

荊南叢蘭精舍之記

荊南承天禪院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荊州制司幕府寓治江陵即承天院故基爲

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爲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太史亘囿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是院也世傳爲晉侍中羅君章之故居也君章致仕還荆而叢蘭生於階庭人謂德行之感予爲我並識所以作于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異鳥之夢藻思日新其學習自者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朱异江總嘗屬文矣近世如丁夏呂王亦能操觚染翰而他無足云祇足爲國家妖孽則君子奚貴焉若君章之事於史筆記其僅見者湘中之寶荆楚之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友謝仁祖則猶未免爲曠逸之士惟是桓溫氣焰赫翕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惟恐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不免君章獨以居近羅塵結茅於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居之晏如也他日溫大會寮吏君章雍容

求坐若有氣吞姦雄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黃魯直所遊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惇爲政蔡卞論諸人首治吏事魯直坐謫黔戎凡八年僅以徽宗初政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爲承天院作浮圖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挺之風指又謫其蝗旱疾疫等因以爲幸災謗國坐徙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望承風指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槁糞壤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爲崗鞠不已多乎况君章耒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渚宮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徙居城西三十而盛弘之荆州記乃謂距城西者百餘里脈洲爲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記說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院故址或始居或改卜未可知也而劉明之假其宅若有見其像貌杜子美貽詩厥弟亦眷眷於短牆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

雖有薈萃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此天理之
亘藏閟千載如一日也承天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被禍不
忍遂而七十三年後勒石於故居又以知士大夫正心修身
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樂恐懼而不得其正祗以自過其
躬耳亥季能名思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菊而紉芳結華於
簡策尚友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也余故謂二賢不專
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光而大之必至於師友古之聖賢明善
誠身而後爲學焉紹定四年□月旦□□□□□□了翁
□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山門重立石
當寺首座□□書丹篆
當代住　山　天瑤

旨授　光普照　禪師前住當山□□□公號天□聖
禪寺宗主□師可　主照

馬案右碑石高寬尺寸與前碑同重刻年歲亦同稍有異者黄碑十二月建此立於十月黄碑沙門士瑩書丹此碑重書丹篆四字上磨滅失名然諦觀兩碑字跡的係一人手筆其爲士瑩所書無疑碑文宋魏了翁撰于紹定四年立石不知於何時亡矣湖北金石詩注

習池館記

佚據襄陽府志錄入

襄陽城北枕漢水商賈連檣列肆殷盛客至如林惟城南出關而騁長衢直道東通於日皴然傍漢數里民居鮮少士大夫息肩稾卒不免下榻葦舍自嘉定寶慶後屯田既成官吏

絡繹阡陌凡背征而旦趨衙與朝發而暮至大隄者或假爨
桑門之居騶走兆謹堊井陲緣緇屋而炊扊扅可厭也於是
議者請建候館於南關外制帥閻學陳公然之命其屬尹煥
往度地越睨凝眺適田舍謹言發城得碑將獻諸郡就眎之
則前守習池詩也因訊池何許曰蕩于兵矣而故蹟猶在在
白馬寺之荒圃至則紫山聯抱一水涓涓白嵓竇注于漢循
流而上拔薙曼衍水迴游渟滀洋演淪曲奇石磊塊激發琮
佩青林媚篠蔭映光景窈乎靚沈乎清蓋殊境也而泥垣棘
籬荒薙埋沒煥刊治而加位置焉負茲麓而面鹿門橫陳逋
川平瞰驛道於館宜先是制府斥堠兵鋪在其東可五六
十步俯岸嵌空澒湧春嚙雨甚則憂墊因議併徙堠鋪於新
館之左於守館又宜歸白丁公乃捐鏹市地築堂二十八楹

扁曰習池爲寢舍二十有八楹扁曰懷晉浚池引泉壓以飛梁外繚以垣嵩門臨衢扁曰習池館皆語實也椽不斲甓不磨節費也既成公謂燠盡爲之記謹按習氏以鑿齒而名池以習氏而名山公遊焉池益以名久廢而復今又名矣噫山川顯晦時也世故興廢人也士習有勤惰而興廢係焉世故有變遷而顯晦關焉方晉不競士行士雅輩運甓擊楫堇堇扶持季年何時顧放情高遊酣湎不屑事上宇下宙夫復奚賴今公生聚教誨士勇而知恥民樂而懷德乃且蹙額遠慮晨興夜寐孜孜如羽檄交馳時吏屬受命奔走無射星言夙駕莫敢與從事獨賢之歎夫厭浥行露小吏事上之勤也閔勞敘情館以憩之上之人念下之仁也繼今而往咸仰池上勺之淪之濯之湘之流風千載尚可遐想公方爲國倚重句

間未遂然一邱一壑不能忘情於太湖苕溪之上託斯池以寄與懶知公心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呂池館記井煥撰無年月金石存佚考

梅巖大字行書在北漢陽

梅巖

端平丙申漢陽令趙時題

梅巖二字趙時正書端平三年湖北漢陽寰宇訪碑錄

馬案右梅巖二大字字徑三尺餘左書端平丙申右書漢陽令趙時題在漢陽縣城內鳳棲山石壁江太常宅後漢陽縣治亦有梅巖字係吳省欽學使爲邑令王嵩高書宋刻實在江氏宅又有鳳立二大字比梅巖字差小其四字

區分爲二縣志作叡立梅巖誤湖北金石詩注

潘校尉修石門題記存正書在黃安

照得口兵自紹定壬辰侵犯京湖入淮西殺戮生民擄掠牛馬至於己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彼近光州光山縣節三都水吉保操正將本部民修口小臺山石門以防扼守小牲畜口兵數攻不利退卻而去時歲次丁酉嘉熙元年八月終記正總轄官潘校尉

潘校尉修石門題記正書歲次丁酉嘉熙元年八月在黃安縣了心關湖北金石錄按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二月元兵攻江陵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焚城郭倉庫相繼降北此云荆襄失守正其時事

大安寺鐘銘

舒正吉陽文 在江夏縣

蒙□湖公和尚心□撫志□□翁鼎新梵宇樓□大□般般撫欠欠皆鴻鐘七寶□□尅日用工來求拙語共結因緣所□□□脫就幽暗皆明□□□□聊塞其意波心湖出个家風般般無欠欠金鐘淨心竭力功圓滿喝得金烏離海東嘉熙庚子七月中元漢東孟珙書

嚴案右宋嘉熙鐘高六尺五寸□徑三尺八寸二分在江夏縣鐵佛寺漢東郡侯孟珙造鐘界為上下二層上層記鑄造之由及監造官名字行缺蝕珙自書銜有食邑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為宋史珙傳所不載餘俱與傳同下層八行書皇風永扇等三十二字而已鐘供奉於漢陽大安寺者今其寺不可考明洪武末楚昭王獵於馬跑泉見

兒趙射之不見掘地得鐘因供奉於鐵佛寺即是鐘也見陳是知是會存書是鐘鑄於宋不知何時沈埋土壤中及明乃出故諸錄家都未之及也又楚王得鐘時鐘下有石羅漢二今並在鐵佛寺湖北金石詩注　按此刻四面兩層均磨滅不可釋

洗劍池三大字

存正書

洗劍池

淳祐元年泰定乙丑重整

洗劍池三大字正書淳祐元年泰定乙丑重整在武昌縣

西山松風閣金石存佚考

雪後勸農詩

未見

又一小碑上篆師僉事正汪判縣晉題係雪後勸農詩淳祐丙午立詩凡四首其一云田畯催耕二月天野田彌望盡瑤田陽和再竟難埋沒放出枝頭翠色鮮崇陽志

天臺山立寨記

右王喆
在黃安

勘會端平初與淡淮西爲兵擾亂丁酉歲浮光失節守民無所歸彼時稍發忠赤欲立寨安衆而難得地利獨此山鼎峙形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往來石竅泉湧冬夏不絕傳聞古人守之以無虞遂集衆在上創寨下闕備器械大勢連月攻打莫敢近傷由是光信殘民擁堡來依屯聚十萬衆果能全活戍戍丞相史嵩之都督荊湖孟珙制置差官旌賞請總衆防拓江西授命加職連歲捍守獲捷請銜三年義陽李

太守知黃州麻城民戶復業檢校本職先守茲寨有功遂檢
再往經理九村措禦五關自入寨究心措置收拾草莽閒逃
難者於江南乃載種分布耕養每年寇犯境勦殺敗退前後
擒大頭目回回漢子無數 下闕 都制楊將軍芮御帶鄭太杜
提舉黃州守備申明首賞 下闕 陞推委令白石黑石三角山
木蘭洞獅子崖王 下闕 峰德勝長興齊安十寨一民無遺況
所都部將士皆是隨蔡光信安豐之民數載久擾誓欲掃除
以 下闕 閃道聚龍興 下闕 開龍井造聖殿 下闕 凡與同盟願
立勞効血求妄薦圖立大功亦可為今日之大義則一時之
盛事也可不勒石以紀其名使後人知之不沒世哉皇帝宋
酒祐戊申五月旦日黃州 下闕 元義民總黃陂縣尉提督光
黃諸山寨本山駐劄 下闕 胡大興刻石司帳前統制余 下闕

天臺山立寨記正書淳祐八年在黃安縣北八十里此即耿尚書天臺山記所云息縣之名乃尚書萬曆甲戌所題非尚有此名也丁酉歲浮光失守係嘉熙元年事見宋史理宗紀及元史太宗紀史嵩之都督京湖孟珙制置係嘉熙二年事其勒石則淳祐之八年也尚書未及詳考但以爲紀端平時事而名勝志因之遂以此爲端平所鐫胥失之矣 金石存佚考

李曾伯紀功銘 存正書在襄陽縣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蘄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其銘曰壯哉峴 脊南北 緊墉壑 幾陵

谷

乾能夫　劉斯復　千萬年　屏吾國

馬棨石銘文云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繫墟蔡幾陵谷乾能夫劉斯復千萬年斯五□共七十一字自宋寶祐元年至今五百餘年剝蝕末一字爲宋碑中所難得者也按宋史嘉熙三年正月劉全復襄樊及端平三年襄陽主將王旻李伯淵等焚城郭倉庫相繼降北襄樊陷敵凡十六年而後復理宗紀載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丙申京湖制司表都統高達等復襄樊詔立功將士三萬二千七百有二人各官一轉以緡錢三百五十萬犒師是功爲李曾伯表上而史失載又幕府王登與達同功而無其

右皆猶是碑以補正之也

字竝模樹日齊屏作斯吾
防作方本太審也至馬釋
轉說牙後宋史理宗本記
奏聞復衷奠功都統高造
官一轉輸錯錢三有丘十
一月史撰考制書之也務
孫罕俟人後居嘉與言興
六年放歸用望尤年是蘭
轉選使進試前陽學于京
廣經偵韜京湖也明使建
地城造躋修陵明野永雄
與二年詔宿之此軒刻於
其知江陵商尚在管新二
置使高理蔡府宙號門年
曾伯經理襄陽登拒行以
點刑獄閩歷元年提兵復
野作監丞較宋史為詳高
月高達帶行遂都判史權
實就元年三月錄實就功
銘刻於賞新二年信都統
職故也首云簡新十一年
後云趙三年晉新二年也

湖北金石詩法新按末句馬紹
其以為缺字考拓本實是國
作左均設行伏訣屏守不誤吾
首行缺大字又一日字皆鈔刻
箴新十一年十二月丙申京湖
門下將上三萬奏千七百人各
萬收復在因月行閣賞功在十
曾伯主登史俱使傳曾伯字長
防惡兩准制置昭權兵部何書
靜江前廣兩經知安舊司使兼
潤安蘊制置使吉江陵府敕湖
龍閣閣學十疏市襄陽新復之
閏省屬蟲章例京卉宋阜請罰
管府二年自稀宋湖制買使是
年後也分字景主德安人出制
罕進士調與山器簿制置使李
損功升後主軍發少監京兩提
蜀卒安簡錄云通任行以功陞
造屢見於各紀安臨十一年四
知裏陽府管內撫節制軍馬
高達帶行環衛宮遂郡閣練使
不吉楷循寒陽府殆以遂授之

柳樹橋寶祐題記

行正書在崇陽

鑿山引水

拔石通道

大宋歲癸丑寶祐

使往來者

永有利濟

歲巳寶祐下模糊不可辨

崇陽洪題璧正書寶祐元年在崇陽縣柳樹橋石壁間有大宋歲癸丑寶祐七小字下四行鑿山引水拔石通道使往來者永有利濟十六大字旁一行直下有歲巳寶祐其下似有十餘字不可識後又有小字百餘只存一丑字嘉慶通志

普安寺鐘

存正書陽文
在沔陽州

大宋國江陵府江陵縣二十六都石桐院西隄居玉泉行祠蔣真人香火端公周顯同杜掌梁智旺王世隆鄭思旺等緣化十方善男信女貲金鑄造大鐘一口永充復州南畢家池普安寺常住持養　景定元年十二月

普安寺鐘正書陽文景定元年十二月在沔陽州南門十里永固寺入蜀記畢家池勢夾堤居民頗衆有廣福永固寺東偏白雲軒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平山先生墓志銘

佚據金石存
佚考錄入

平山先生母公仁人也少時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

收遺骸露骼藏之護家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飢賴衣食以更
生者又幾萬人皆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舍以活民命
家以此屢空噫乎一年少書生惻隱滿懷眞能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也峒岷作亂單車牛衣入
鼯鼬窟竹開推赤心曉以禍福開以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
泣下民社以鹽藉穀萬餘石爲社倉四境無飢民邑庠不養
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
當爲之事而不爲者今皆爲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
陽也善政與善教竝行百姓皆歡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
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
人物彫零願作一冷官爲國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
堂河南兩書院事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功臣貴將

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士經文講書有文名者尤多浩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關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雖不能悉心受教公竭智殫慮隨事補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信關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閫急將相皆大奪其襄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閫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斂殯葬諸費皆閫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東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母氏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巖者其曾祖登科第南溪諱諫者其祖

太學上舍生諱日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潤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爲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由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尹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逢官爲生靈請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慨廓有大志惠義而力行爲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祭葬者獲生者皆以萬計庶幾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而仕止一掌故位遜閫其沒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不能用其才行其道以轉亡爲存易亂爲治也惜哉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升天不假孔明公理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生平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即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劚則何葉千截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穫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窮必長拔顚崖辛苦之蒼生而見清平

平山先生墓志銘湖枋得撰咸淳七年墓在大冶縣東黃龍山佚金石存佚考

宋玉宅三大字

佚

宋玉宅在秭歸縣東今爲酒字壚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人蜀記

象山二大字

存正書在興國州

象山按此二字似宋人書附於宋末

鳳立二大字

存正書在漢陽

鳳立按此刻在漢陽鳳棲山石壁梅巖二大字之右嘉慶通志以四字爲連文實則鳳立指小非趙附一手書也今附宋末

圓明寺殘碑

存正書在孝感

上缺堂函宿厂揮塵玩下缺上缺俾石室艸成作文下缺上缺先獲背山

音一月下缺上缺段寺僧惑下缺

九嵕山麓圓明寺建自宋道畦禪師明永樂中姚廣孝薦

慶化禪師於朝勅爲建寺益闢邑第一古刹也累經兵燹碑碣靡存天啓時浙川令沈公惟龍倡議修葺得殘碑於牆址拭讀之文無起訖又無書者姓名臨池家或指爲蘇或指爲黃究莫能定大約千餘年物亦堪寶貴也孝感志

白雲山古非碑 存正書在孝感

丁卯歲五月亢旱禱於費聖龍祠隨得感通大熟特刊龍像永鎭方金池傳利澤不朽郡守獅陽畢斐安邦誌

白雲砦爲自古避兵地同治壬戌捻匪擾楚孝感受害最烈惟入白雲砦者獲全癸亥洪樂鄉居人大加修葺舊有白龍岩池可供砦人炊歲久淹淤舉人沈暇英捐錢百緡浚之深至二丈餘獲石長二尺六七寸寬尺餘面鐫龍形

背刻祈雨有應驗事末署郡守瀏陽里婁安邦誌紀年但
云丁卯究不知為何代考舊志亦無萬金池費聖神祠等
名立下有瓶刻旱魃神頗如神異經所云狀并置婁神廟
中後瓶失去今僅石存

金石志十二